

MICHELLE OBAMA



米歇尔·奥巴马

[美] 伊丽莎白·莱特福特/著
杨丹/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MICHELLE OBAMA



米歇尔·奥巴马

[美] 伊丽莎白·莱特福特/著
杨丹/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歇尔·奥巴马/(美)伊丽莎白·莱特福特著;杨丹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04-09825-5

I.米… II.①伊…②杨… III.奥巴马, M.—生平事迹 IV.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8022号

MICHELLE OBAMA: FIRST LADY OF HOPE by ELIZABETH LIGHTFOOT

Copyright: © 2009 by ELIZABETH LIGHTFOO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LOBE PEQUOT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米歇尔·奥巴马

(美)伊丽莎白·莱特福特 著

杨丹 译

策 划 王东生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继雄
装帧设计 春晓伟业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25-5/I·555
定 价 28.0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成书之路

前进吧，女孩！

传闻说，一个来自伊利诺斯州的极具魅力的参议员震惊了整个华盛顿。跟多数人一样，我是在听到这些谈论很久以后，才对米歇尔·奥巴马有所了解。是我十几岁的儿子，而非媒体或政界精英们，向我首次灌输了这个概念：巴拉克·奥巴马极有可能成为我们下届总统。他在东北部一个学术氛围和政治色彩浓厚的高校上学，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名字就在走廊和教室里回荡。（跟我志趣相投的是，卡洛琳·肯尼迪也是从她十几岁的孩子那边了解的这位候选人。）竞选民主党内提名时，她是奥巴马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后来也被挑选做帮助他寻找竞选伙伴的成员之一。

之后，随着竞选日趋白热化，我开始关注场场辩论和演说，也逐渐能体会到激动人心的所在。至少，奥巴马在他的雄辩里，做出了变革、团

结与国际合作的承诺，这恰好是我们国家所渴望得到的。且不用说奥巴马完全是个漂亮的演说家。最重要的是，他似乎能鼓舞人们热切参与到这项政治活动的进程中来，让他们深信自己的至关重要。

我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大家子齐聚在夏威夷的莫洛凯岛谈天说地。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我父亲在普纳侯教授西班牙语和历史。若干年以后，奥巴马就在这所位于火奴鲁鲁的学校就学。所以那次夏威夷之行就算是我父母送给子孙的圣诞节礼物。他们也想领我们感受一下岛上的魅力，那里曾是他们新婚之后的第一个家。那时棕榈簌簌，海水熠熠，远方的钻石山在夕阳里逐渐模糊了轮廓。我们围坐在户外的餐桌旁讨论起即将而来的大选。在场的每个人，包括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都以一种我前所未见的热情谈论着奥巴马。在我那些固执己见、言辞好辩的家庭成员的例行聚会中，这样的场景是及其少见的。（家庭成员里甚至不乏律师）

我们返回到康涅狄格州的家里后，我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朋友的邮件。他们有的去听了奥巴马的演说，有的是从别人口中得知。他们都深信这是番新气象。他们中很多人说，在他们的投票生涯里，这是第一次切切实实地做些事情。有的在 My. BarackObama.com 上注册，有的在 Facebook.com 之类的网站里加入了奥巴马阵营，有的捐了钱。我也是头一遭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一遍。

网站设计得非常容易操作，却能高效地让人心生捐钱之意——我也当下决定加入到投票大众中来，为心之所向的候选人的竞选之路出点钱，尽管知道这点钱只是九牛一毛。

（顺便说一下，后来当我决定自己要写一本有关米歇尔·奥巴马的书以后，我就不怎么另外捐赠了。如果给候选人捐钱，同时给这位候选人

的妻子写书，这会让我觉得很别扭。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捐赠人，我总能定期收到竞选活动方发给支持者的邮件。保守地说，奥巴马的竞选班子真是深谙在线筹款之道。)

跟大众一样，我也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有 YouTube. com 上的视频链接 will. i. am。

“是的，我们可以”。精确地说，我已经从五花八门的途径多次收到过这个视频了，大多数是我朋友发来的。但是 2008 年 2 月那封竞选方的礼节性邮件，却是来自米歇尔·奥巴马。我想这是我第一次介绍这位准民主党内提名人士的妻子。

与 will. i. am 视频链接一起发来的还有她的话。

“伊丽莎白：

上周末我朋友给我发来了这个视频。将近一年的竞选之旅，我见识了很多让我深感触动的人与事，但我还是想与你分享这个视频 <http://my.barackobama.com/yeswecan>。这个由支持者共同创建的视频能在你朋友、家人、同事或是任何即将在重大选举投票的人之间增加谈资。

此刻众多和你一样的人都在给朋友打电话、发邮件，争取在明天大选来临前尽可能地拉票。对，就是此刻，请尽力帮忙吧。

深表感谢。

米歇尔”

下面是竞选活动方在每一封电子邮件上设计的签名和写着“捐款”的红色按钮。^①

^① 来自米歇尔·奥巴马 info@barackobama.com 的电子邮件，2008 年 2 月 6 日。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视频，你也许想看一看。它把奥巴马的演讲设成了音乐，由众多明星加盟演绎，从威廉·詹姆斯·亚当斯（“黑豆”的主唱）到斯嘉丽·约翰逊，阿卜杜勒·贾巴尔和艾姆博·瓦莱塔——它突显了候选人诗化的言词和抑扬顿挫的演讲。

“这是载于我们的立国宪章的基本信念，”2008年1月8日，奥巴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 Nashua 演讲时这样说，“是的，我们可以。”

“这信念被在幽暗中披荆斩棘、追寻自由的奴隶和解放者们低声吟诵，是的，我们可以。”接着他讲到了移民，“它被跨越重洋来到新大陆的移民们高声歌唱，它促使工人们组成工会，使女性们获得投票权，它指引总统将月球作为我们新的前线，它引领我们跨越山巅，走向这理想之园。”奥巴马最后以鼓舞人心的形式结束了他的演讲，他带领所有的人一起为实现平等与公正、重现繁荣昌盛喊着‘是的，我们可以’，一起为拯救这个国家、改善整个世界喊着“是的，我们可以”。无疑奥巴马的言词很是鼓舞人心，以至于 will. i. am 把这些话配上了音乐，让一些艺人来加盟演绎，其乐融融地唱起候选人的演讲稿——但是读完米歇尔措辞朴实的邮件，我才逐步深入了解了奥巴马现象。

“分享这则视频……增加了谈资……这次重要的选举，”她写道。自从一月初视频发布，这个国家就兴起了很多话题——有关种族、公正、平等、机遇、繁荣、团结。多数话题很轻松；有些却让我们不舒服，很难下笔深谈。但是我已经深切认识到，如果我们国家想有所前进，这些话题是不可避免的。

早在一月份的时候，我还压根没想到我将会密切关注这些讨论。我只是单纯地欣赏着这段视频：鼓舞人心的语言，引人入胜的音乐和夺人眼球的演员。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段视频，直到我的丈夫跟我说该歇歇

了。我的一个孩子——也是个奥巴马迷，也阻止我说“够了”。

随后在一月的某个星期天，我收到了活动方的又一封邮件，通知我们第二天奥巴马将在哈特福德作即席竞选逗留。我们本来有其他事情忙，但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当下义无反顾地决定奔到哈特福德市区的XL中心去亲眼看看。（这是一次纯女生之旅。我小儿子发高烧，在家休息；大儿子学校有事；而我丈夫则被商务会议羁绊住了。）

我们上了车，开了个把小时到达哈特福德。我们接近市中心的时候交通就开始慢慢拥堵了，尽管奥巴马几个小时以后才来。我们找了个地方停车，在室内停车场的深处（活动结束后花了两个小时才把车开出来），随后加入到大约20,000人齐阵以待的队伍里。因为大门敞开着，周围气温低下，雪花纷飞。我之前也数次参加过一些政治性集会，但以记者身份参加总能享受到媒体通道，也有义务保持中立态度。所以当自己只是个单纯对竞选进程感兴趣的普通市民时，我有一种很新奇的感觉。队伍半天都不见挪动，我的女儿们耐心地等待着，她们饶有兴致地观察起队伍中来自各个年龄、种族和行业的人们。只有当一个卖主卖光了所有奥巴马按钮，而我们一个都没买上的时候，我女儿们才感到焦虑不安。

最后，包括我们在内的17,000多人进去了，剩余的3,000多人则被拒绝入内。我们看到了卡洛琳·特德·肯尼迪和康涅狄格的国会女议员罗莎·德劳罗。我等待着，突然音乐砰然奏响，想象一下——特殊来宾随时都会出现在台上——最后他终于登场了（我女儿用手机拍到了几张不错的照片）。人群骚动起来。这压根不像身处一个政治性的集会，倒像是在一个怀旧摇滚演唱会的现场。像摇滚明星一样（他被可笑地比喻成摇滚明星），奥巴马相当有感染力。为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活动，我以前来过这里很多次——前哈特福德市中心。来看以前同一学院的同学，为

当时的哈特福德捕鲸者专业曲棍球队打专业冰球比赛；去观看 REM 乐队的音乐会，当时我在哈特福德当记者；去看家乡最喜欢的康乃迪克大学爱斯基摩犬队的男女队员们在篮球比赛中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还有 2006 年，我去观看 Bono 和 U2 的“Vertigo”演奏旅行。所有这些都是很特别的，尤其是 U2 的音乐会，我向我的朋友将其描述为“一段几近虔诚信仰的经历”。

奥巴马令人异常激动，甚至我九岁的女儿都高度兴奋。看着她站在椅子上，边大喊边随着多年龄层、多种族的人群一起挥手，我和她十五岁的姐姐咧嘴一笑。我们记起，在她刚过完两岁生日的时候，她是怎样自然地边绕着房子正步走，边大声喊“计算每一张选票！”当然，这是在 2000 年 11 月上旬，她学着从电视上看到的连续的镜头里的样子做动作。（我曾经做过记者，但没有报道过竞选，所以我对此很着迷。在那些难以置信的日子里，除了最高法院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从电视机前带走。）我猜想我能从她作为一个初学走路的小儿感受政治气氛的趋势而得知，我九岁的女儿会乐于接受政治集会的能量和兴奋。

我的大女儿，是一个十几岁的娴静女孩，参加一些较安静的活动，但是她辩解说后来是为了近距离看奥巴马。她也很渴望夺取一个“奥巴马成为总统”的粘贴，并且很骄傲地将它贴在她的钱包上，到现在那个粘贴还在。第二天，虽然她通常都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她在英语课上做了一个有关奥巴马的演讲，说她在那个集会上有多么受鼓舞，并且讲述了她通过媒体看到的更多的美国黑人和关于近期电视广告播出的变革。（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的可能的趋势；数月以后我们会一起看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特别节目《美国的黑人》，并且要看一些事情切实发生。）

与此同时，老少朋友们的邮件依旧纷至沓来，他们普遍都表示深受启发和鼓舞，感到一些东西变了，就好像它们真的在历经变革一样。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婚礼上的伴娘和我最年幼孩子的教母，竟然在一个晚上带着她年仅5岁和8岁的两个孩子站在圣·莫妮卡街角打标语。她在超级星期二前发给我的那封邮件里简短地写道：昨天晚上我们四个（我朋友、朋友的丈夫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在高峰时间站在圣·莫妮卡的主要十字路口挥舞着巴拉克的标语。正当我们（也许只有我）觉得我们这一家有点疯狂的时候，一个由二十几岁的人组成的英俊的三重唱队伍一路走来，带着标语加入我们。除了很多对此彻底沉默的路人，一些汽车为我们鸣笛，我们也收获了许多赞赏，一句“我喜欢布什”你能相信吗？居然还有两只鸟！幸运的是，孩子们把这当作另一种形式的赞扬。……所以，是的，让我们期望这真会是个超级星期二。^①

在我收到的所有信息里，有一条我是想为我子孙后代保存下来的。这条信息甚至不是直接发给我的，是一个朋友转发过来的。同样，用一种有关联的却非情感的方式，它好像要表达即将发生事情的历史性。经他允许，我在这里摘录其中的一段话。在博伊西、爱达兰州的集会以后，它所传达的就是我在哈特福德所感受到的。

我确实在渐渐了解巴拉克。不管是一个黑人在99.9%由白人构成的群体面前演讲的事实听来有多超现实，不管这次活动创下了场馆上座率的纪录（12,000人座的场馆容纳了15,000人，还有3,000人无法入内）；也不管这次活动创下了爱达兰州任何政治活动的上座率的记录；也不管排队进场的队伍有半英里长，也不管那个黑人是这个国家第二大共和党州的民主党人。这太叫人惊异了。我算不上是个政治狂人，但是，

^① 莫邪·汤普森，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08年2月5日。

那布告——疯狂的挥手——欢呼——和狂喜真的使我每一寸皮肤都欢悦起来了。因此，我的大脑的一部分在注意人群对这个特殊职位的反应，一部分大脑在为他高质量的演说而惊叹（四十五分钟雄辩的、动听的、热情的人类的谈话）。另一部分大脑简单地目睹这一景象。但我还是会投他一票，纯粹是为了很自私的原因：我迫切想沉溺于倾听四年的雄辩里。即便他会是个很糟糕的总统，也至少会是个我很乐意听他讲话的总统。^①

虽然哈特福德活动之后，朋友们的邮件如潮水般涌来，我仍然对米歇尔几乎一无所知。有一天晚上我看电视，在不停转换频道的罅隙里看到了CNN的拉里·金对米歇尔做的专访。就跟那晚众多收看《拉里·金现场》的评论员一样，我彻底为米歇尔倾倒了。作为一个和我同龄（说实话，她还比我小五个月）的职业女性、妻子、母亲和潜在第一夫人，她看来是那么精明，善于表达，稳健，身材姣好。

她谨慎又风趣，用沉着机智来一一化解意想之外的问题。比如说，当拉里·金说他听说康多莉扎·赖斯可能会成为麦凯恩的竞选伙伴，虽然这个故事对她来说显然不陌生，米歇尔并不愿意多说，只是简短地回答：“是吗？我没听说。”金继续追问“那是不是给这次竞选增加了兴趣？”“我不知道，”她说，随即又补充道，“你倒是启发了我，我甚至还没有时间沉思。”金继续追问，直到米歇尔以一句话结束“这是可以考虑的。我不得不考虑那个并且再和你讨论”。^②

谈起她丈夫，她就滔滔不绝起来，话里还带着点幽默色彩。她看起来就跟她的传奇丈夫巴拉克那样口齿伶俐、细心体贴，有吸引力，除此

^① 马修·怀特发给海蒂·伍斯特德电子邮件消息，2008年2月4日。

^② 米歇尔·奥巴马，接受拉里·金采访，《拉里·金现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2008年2月11日。

她还刚好是个尽心尽责的母亲。那时我丈夫正在楼上办公室工作，我也把他叫下楼来聆听。我俩不禁都在心里惊叹了。几天之后——我接触了里昂出版社的汤姆·麦卡锡。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写一本米歇尔·奥巴马的传记。出版社正在物色一个合适的作者为米歇尔·奥巴马和辛迪·麦凯恩两位潜在第一夫人写书。（当时，希拉里·克林顿还正在参选，但出版商觉得没有人会再对比尔·克林顿的传记有兴趣了。哪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希拉里，比尔·克林顿有可能被赐予第一绅士、第一丈夫、第一伙伴或随便什么头衔。）我的密友兼大学同学，一个平面设计师，我曾跟他合作过很多自由项目，就是他向出版社推荐了我。出版社正想找个本地人，因为时间很紧。当时已经是五月了，而草稿得赶在仲夏前完成。

（我告诉出版社我对这个题目有个人偏向。出版商觉得没有问题。后来决定由一个保守的专栏作家来写辛迪·麦凯恩的传记。我觉得我还必须坦诚的一点是，随着大选的展开，我越来越喜欢辛迪·麦凯恩，也很佩服她丈夫对生活带给他的挑战做出的回应。个人认为，2008年的大选在近代史上，至少在我的投票生涯里是前所未有的。）

我很兴奋，也很焦虑。尽管作为一名资深自由职业者，在多年前就出了本名为《In the works》的书，却没什么更多的成就。我的四个孩子热爱参加各类活动（就是说我是个精通足球的妈妈），我丈夫因为工作的原因定期去亚洲。我一周中有两天得去学校工作。还有很多的自由项目要忙。我怎么可能应付得过来呢？但换个角度想想，我为什么不试试呢？

我征求了丈夫和孩子们的意见。“你们觉得我可以吗？”我问。“你疯了吗？”他们回道。“你当然可以的！”（事实是这条巴拉克·奥巴马不断重复的口号没有对我起作用）

出版商让我和其他想做这项工作的作者先交一份引言。在几天时间

内，我必须把其他所有工作和家务事安排好。所以，当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便坐下来对报纸、杂志、网站、博客和书籍进行轮番轰炸，挖掘任何能找到的有关米歇尔·奥巴马的信息。我马不停蹄地观看 CNN、FOX、和 MSNBC 的节目，如果周围没有电视机，就收听 NPR。我开始过起了双重生活——一边是我的家庭和常规工作，另一边是米歇尔·奥巴马。有天早上我刚下笔，文字就从笔尖一个个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了，我和我等待已久的故事不期而遇。

随着我对米歇尔了解的加深，我越来越觉得她有点像我的非洲裔翻版。米歇尔是在城市的一个工薪阶级家庭里长大的。这个黑人小女孩从父母那里汲取了坚毅、勤奋和源源不断的支持，成功地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而我成长在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环境里，

我之前住在纽约郊区，后来搬到康涅狄格的农村。一个无疑有先天优势的白人女孩通过努力和来自我父母的恒久支持成功进入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

1985 年米歇尔从普林斯顿毕业，而我从哈佛毕业。1988 年她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同年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

我声明一下，我并不是在将我们两个的经历作类比；我深切地了解与我上哈佛相比，米歇尔的普林斯顿之路要引人注目得多。然而有些人声称米歇尔不应该对美国有诸多批判，因为正是这个国家，容许她——一个来自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女孩上了全国的两所最高学府（他们指的是米歇尔曾对美国做出了“刻薄”的评价）。毕竟，他们说，由于积极的行为，她达到了一定成就。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像我一样的人呢？还有哈佛 1986 届的其他人——发现他们部分进入了剑桥，因为他们高中成绩拔尖，也因为他们的兄弟姐妹和/或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进入过这些同样

的学府？

真实情况是择校并不是那么确定的事，包括运气在内的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哪个人被哪个学校录取，这一点在近年来也是更显而易见的。但是底线是不变的——不经历艰苦卓绝的努力，绝对不可能被普林斯顿或哈佛那样的高校录取，也不可能足够优秀被顶尖学院垂青。你是什么学校的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好好利用它。

从法学院毕业后，米歇尔在她的研究领域找了份好工作——在一个叫盛德与奥斯汀的一流律师事务所当合伙人。就在那里，米歇尔邂逅了一位律师，并且嫁给了他。而我从新闻学院毕业后，也在自己的领域找了份工作——在联合通讯社当一个“新闻女性”（其实就是个三脚猫记者）。同样，我认识了我的律师丈夫。

巴拉克的父亲是一个成长于肯尼亚的黑人。我丈夫尼克也是在肯尼亚长大的，但他是个白人的儿子。巴拉克的双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就离婚了。自从他父亲离开，巴拉克和他只见过寥寥数面。巴拉克的母亲在印度尼西亚工作和生活，到巴拉克十岁那年，她觉得让儿子接受美国的教育更好，于是就把巴拉克送回美国跟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巴拉克的成长岁月里，父母总是成年累月缺席的。因为尼克的父母也工作和生活肯尼亚（后来还辗转去了乌干达、科威特和伊朗），就把十一岁的尼克送回英国接受正统的英式教育。和巴拉克一样，我丈夫也是在父母的视线之外独自度过了年年岁岁的成长时光。

米歇尔的家庭成长经历与她丈夫的截然相反。但是巴拉克说他从没怀疑过母亲对他的爱，她只是忙于自己的事情无暇他顾而已。而他，则是从青春期开始就多少有些独立了。米歇尔的家人却是一直陪伴在其左右。特别是她妈妈，现在还在她身边——最近她刚辞去了银行的工作，

以便更好地和米歇尔及她女儿们在一起，营造一段竞选期间的稳定家庭生活。奥巴马的两个女儿丝毫不怀疑她们深受宠爱，三代人的朝夕相伴就证明了这点。米歇尔说过，正是因为她父母对她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相信她的才能，才促使她在学术和事业上取得了这些成就。

同样，尼克的家庭环境跟我的也截然相反。他在孩提时代就知道父母爱他，但是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他也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独立。而我的父母则一直陪在我身旁，直到现在也如此。他们就住在我们街对面，时不时地过来给孙辈们添点欢乐。每当需要他们照料一下孩子们的时候，他们总是欣然地造访。三代人之间的朝夕相处、亲密无间也使我孩子们深信他们是多么受宠爱。跟米歇尔一样，我在学术上和事业上取得了些许让我颇为满意的成就，这都离不开父母对我和我才能的信任。

跟很多我们这代的女性一样，我和米歇尔都曾纠结过该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我得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米歇尔做得比我好多了。尽管她只有两个孩子，而我有四个，情况不同。）我们都曾纠结过该怎么去接受自己的婚姻，丈夫被事业羁绊住，花在家里的时间少得可怜。当巴拉克从律师转型成一名政客，呆在华盛顿做着参议院的一些工作，或筹划着竞选之路的时候，米歇尔就跟一个单亲妈妈一样。而当尼克从律师转型去当国际投资银行家，行业顾问和老师，得离家数周去亚洲的时候，我也与一个单亲妈妈无异。

他们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米歇尔对巴拉克坦言，她从没料想过得独自抚养孩子们。米歇尔和巴拉克都说，这样的情况给他们的婚姻制造了紧张。^① 如果问我丈夫他会告诉你同样的话，有时语气还不是很友善。

^① 巴拉克·奥巴马，《无畏的希望》（纽约：三河出版社，2006），340页。

米歇尔说话的一些重点与巴拉克的职业道路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她不得不做出牺牲。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少爱他的家庭一些；这只是意味着他不得不寻找他说明的那条路（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他父母的意见）同时，这是对他妻子和他们的女儿的写照。她说，她意识到，她不得不“专注于使我自己不断充实的事情上，而不是向巴拉克寻找答案来帮助充实我自己”。她也意识到，她所需要的支持并不全都来自于她的丈夫，而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和朋友。^①

同样地，当我开始认同尼克的道路只是他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也有个基点，（那也反映了他成长的道路），他和我们要将奉献进行到底。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少爱我们一些；这只是他自己一条路。

尽管米歇尔曾经身居高职（现在她辞去了芝加哥大学医院的职务，专心为丈夫竞选出力），她却一直不愿意牺牲和女儿们相处的时间。这也是巴拉克当选时，米歇尔和女儿们留在芝加哥的原因。这样一来，离女儿学校、她的工作还有她母亲的距离就能近些。当米歇尔应顾不上的时候，她母亲就帮她照顾孩子。“多亏了孩子们的外祖母！”米歇尔在竞选活动中习惯重复着这句话。^②

我结婚不到一年就当了母亲（到我们结婚四周年的时候又多了两个孩子），我辞去了原来高负荷的工作，选择做个自由职业者打打散工。因为我也不愿意牺牲亲子时间。第四个孩子出生后，我们搬到了现在居住的地方。就坐落在我父母农场的正对街。在那里，我大儿子跟他外祖父学扔棒球；第二个孩子在外祖父母的牲口棚里养了匹她自己的小马；第

① 朱蒂，“米歇尔·奥巴马：她的竞选方式，”《今日美国》，2007年5月11日。

② 苏珊·索尔，“米歇尔·奥巴马 Thrives in Campaign Trenches，”纽约时报，2008年2月14日。

三个孩子参股了外祖父的派送鸡蛋业务（鸡是外祖父的）；小女儿在菜园或浆果地帮点小忙，有时信步走去路尽头的外祖父母或表姐妹家。父母在我的生命里多次充当了救星的角色。我和我三个兄弟姐妹千百遍地说起：“多亏了外公外婆。”

米歇尔经常说，想到她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要忙竞选或其他事物而被忽视，她就会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①像许多已经是或将要成为的许多母亲一样，我跟她感觉完全相同。我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看到我的孩子们安然无恙，时时刻刻都感觉被宠爱着。对我来说，我猜对米歇尔也是一样，这不是一个选择——这几乎是一个自然的必需品。这不会带走那些没有孩子，或由于工作不能有足够时间陪孩子的女人们任何东西。简单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尽管必须经历牺牲、障碍和歧路，但我还是很乐意走下去。我觉得米歇尔也有类似的想法。

跟我多数朋友一样——不管是女性朋友还是男性朋友，我最希望在白宫看见一位母亲，我的意思不是第一夫人。我相信所有的母亲——特别是那些每担心起孩子有危险就“透不过气来”的母亲——都有对一种事情很敏感：所有的东西都缺乏它该有的力量。像希拉里·克林顿在最近初选中强大的展示了我们离那一天的到来不远了。我认为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不幸在于，她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当口：这个国家渴盼着巴拉克·奥巴马这样有活力，有引人注目的人生阅历的人来当政。如果有人能激发我们成为更好的个体和群体——通过言语或个人经历，特别是在形势越来越糟的特殊时刻——那这个人就是多数美国民众想让之坐镇白宫的那个人，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男是女。

① 苏珊·索尔，“米歇尔·奥巴马 Thrives in Campaign Trenches.” 纽约时报，2008年2月14日。